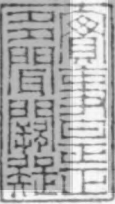


墨莊漫錄卷第三



宋淮海張邦基

一作多力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莖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

狀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漉。遂維石近岬。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岬。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謹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其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

一作太平

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

一作宿

求三山神藥為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于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

之天明，見重樓複閣，輦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為，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獲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為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為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

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為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陸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

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

新編分類
幽冥三殿門陰獄類枝

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

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即歙州某橋南

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

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

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

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

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

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

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

一作祥

一日本...

一作至一作之

一作大官
一作人閣
志巨閣

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急。公何以至此。公曰。

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

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

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因公曰。杖之百。朱

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

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

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

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

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

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作。世寧請入他室。持鑰

者曰。西有貴臣關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

不可輒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

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

持鑰者曰。刺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

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

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

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

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

咨

一作此

往謝彭公則堂。巴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
 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
 職。此事了。則吾為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為吾誦
 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
 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
 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
 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
 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
 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為公等

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慶
 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
 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款人
 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
 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
 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
 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碁局。斜倚
 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

一作拯

一作河

右清竊視之。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

一作辰

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逡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俊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鳥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

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
 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
 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
 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
 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
 年。少游出俸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
 之遙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
 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
 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

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
 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本事詩廿一字
按補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
 約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
 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
 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
 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
 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

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鄴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商州起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

蘇東坡
此則
不皆提口手

於圃中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

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

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

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此係二公
の世
懶真子五

崔鵬德符穎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
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
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

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

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

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

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

燕簷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

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

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鵬

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

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仁權の事共思付あはし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黏子有云上林珍木
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
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
禧其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挑子粽裏覓楊梅
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
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
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
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爲水式泥卯置

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爲劑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
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暉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
與棗木相近以鶯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
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
不一二年卽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
幹根脉卽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其而美
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
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
 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
 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
 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
 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
 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
 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
 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
 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
 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官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
 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
 莫不大笑

一作師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
 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管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
 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為其人
 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
 翠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

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真善自為謀者。」乃貽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真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榭大屏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花賦，清艷殆不類其為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末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侔，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

錢本七年高本
六作六年致東坡
年譜

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應仙寺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

試香法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

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罍其法秘不傳也宣和

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

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

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

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

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

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

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啟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

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

歸雁作扁舟以載天啟及題小詩曰鴻雁歸時水

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

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

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啟見之

極愛其佳後天啟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卧夜分

宋史列傳王漁之
字彥舟

一作寐

子
云後歸貴人家

不寢聞歸鴈聲雁因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

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雁

時此畫後入歸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明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為佳作蘇明允明

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

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

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偈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後

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

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

唐韻猶有皆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

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

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

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

亟走屯惠通鎮為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

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

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

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

者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李薦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

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

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

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

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勗喪父作黃錄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

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杖劍叱云朱勗父子

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

於勗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勗敗

李去偽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冥

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李見鬼去替密邇

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乃云去

偽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

遠大次子僖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

錄後補

一作亦

新編分類
元昇
有錄

耳衆皆罔測政和初。靈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
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爲靈壻果符恩契之
言。靈終徽猷閣待制僖終朝請大夫僖登科未及
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葷
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
啖遂愈。其二人不嗽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
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
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

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
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
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
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
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岬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
稱者爲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察雙子京師
俚語謂無對者爲察雙建炎三年擢權殿帥

平陽補

一作雙下同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

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

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

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

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啓。

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

者。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

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

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

南齊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為十日之飲。此老年未

盡之情也。其二云。靜者宜膺壽。胡為忽夢楹。傷嗟

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

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

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墓汝公歸眉。

王禕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

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

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

齊疑齋

墨莊漫錄

卷三

七

乞兒般添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擊豈
 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
 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籍殘糟。幸免播間乞，終
 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
 何堪井上糟。綽然真自許，嘖爾未應饒。養世久輕原
 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吳彩鸞所書唐韻余在奉興季因是家見之正作旋風葉卷子其痕滿皆非今人所曉
 真奇物也校畢此卷偶感記於末通王

嘉慶元年四月十七日寫本校

墨莊漫錄卷之三

墨莊漫錄卷之四

宋淮海張邦基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

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

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

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

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

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

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山谷用事深遠其

工如此可為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
玉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
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

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

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

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杙廟呼煙杙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

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杙神祠之京師人畏其

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為祝

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

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承令狐者承相承綯

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

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

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

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

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廟乃祀梁昭明

子子子

何遜不知子服

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本無非今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半麵無

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餽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覲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

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

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嗣以無

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

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

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

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

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南牀安考

季言按牀字是

唐人稱侍御史爲

南牀

南牀

能改高漫錄十四

靖康元年殿中

侍御史孫仲益

以論事不合罷出

知和州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
爲許洛兩黨。崔鸚鸚德符陳恬叔易易皆戊戌生。田晝
承君李彥方叔皆己亥生。並居穎昌陽翟。時號戊
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
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
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
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
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
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
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
河鼓集軍。以嘈雜噴。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
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
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
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
卽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
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
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

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為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困學紀聞
十八

文苑英華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大甲。六月控搏扶之。句。鮑欽止。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余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遁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湊不足大矣。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為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西陽雜俎云。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

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為聖人當出華蓋已下
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餘
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

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現乃消釋因風飄落齊

魯人謂之霧淞子按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益

歲穰之兆也會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

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

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

作雨粉

舞人齊插玉籠髮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

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祗有千林髮松花應

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

音苗髮音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

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

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

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

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
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銜颺名也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
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然卒無急
益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
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眾皆
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縈結
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
以衾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

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晴溢於外百醫莫
效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蓄惡目藥甚
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
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
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
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
瞭矣一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理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
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焚間賽

案此處似有脫文

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
會去去乃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
瓠擊之以節歌耳余予見淮西泗村人多作炙手歌以
大長竹數尺剗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
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
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
使人酸辛椰子厚云欵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
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

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

非文叔皆為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

固作詩以爆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馬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

六百二十萬石三通秦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

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

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

允武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

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

武疑衍

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除兩制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關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關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大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計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關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

局觀三事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疑禘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

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鑄削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僊祕訣人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甚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

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近近坼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蘭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蘭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

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

旌旗祖帳容陪醉御扈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

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鏢海上仙桃壓露枝昨

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為警絕曾

紘伯容為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

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

可當也白居易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

見華陽集五

紘

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為登覽之最。蓋取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窓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惟於此處宜。海岬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飾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管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為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騰。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犇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

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
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
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
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
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
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
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
歌一解顏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
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

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
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
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闌
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
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
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
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
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
草仰視鬼裁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

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為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

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為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為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未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為予言之

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葦珠殿時賜紫衣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

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
 物。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
 枝詩曰。津液其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
 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
 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
 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
 時羣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夜中。

不得出。僧恠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
 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
 珠為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
 因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
 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
 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恠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靖康
 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
 旅中。郡知之。為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

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爲一使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爲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字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支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古篆霜鏽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

爲徽白玉爲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儂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儂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

掛如掛是乎

遠景意趣益新畧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
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
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乃重資以收求父畫欲晦其
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
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
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
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
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

疑蓋手亦二

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
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墻之念反
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
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
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
秋之月羣鳥養羞蓋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
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卧於栢寢
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
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

畫生景錄

卷四

十一

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
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
人耳

泰陵時蔡元長爲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
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
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
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
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

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噤
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
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
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
縫續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
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續之
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
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

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
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
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
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績也

陝州大河南岍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宇
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
其廟作鐵牛詩

泗州會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
亭會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

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迥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
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
而思菰菜蓴羨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

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
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
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

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
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
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
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之四



